

攻击再攻击

是突击队崛起的年代，在敌方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完成作战行动的部队

攻击攻击 再攻击

刘亚洲 ★ 著



新华出版社

攻击攻击 再攻击

≡ 刘亚洲 ★ 著 ≡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攻击 攻击 再攻击/刘亚洲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011-9714-9

I. ①攻… II. ①刘… III. ①战争—世界—文集 IV. ①E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4556号

攻击，攻击，再攻击

作 者：刘亚洲

责任编辑：孟 通 郑建玲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设计统筹：梁泓益

装帧设计：邵土雷

制 作：北京维诺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160mm×230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40千字

版 次：2011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11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714-9

定 价：29.80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目录

-
- ✦ **攻击，攻击，再攻击 · 1**
 - ✦ **二马 · 49**
 - ✦ **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 · 54**
 - ✦ **海水下面是泥土 · 74**
 - ✦ **将军的泪 · 178**
 - ✦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 · 188**
 - ✦ **这就是马尔维纳斯 · 211**
 - ✦ **恶魔导演的战争 · 247**
 - ✦ **王仁先 · 281**
-



攻击，攻击，再攻击

80年代是突击队崛起的年代，突击队就是执行特殊突击任务，在敌方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迅速决断地完成作战行动的部队。它与快速部署部队在概念上是不同的，前者属于战术性质，后者属于战略性质，但前者所采取的战术行动往往对战略行动产生重大的甚至是关键的影响。因为敌国的首都、指挥系统、核武器设施、交通枢纽，乃至政界、军界的要人，都是突击队突击的目标。这种突击一旦成功，造成的震撼是无法想象的。从最近世界上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看，突击队的介入所产生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在战斗上，而是在战役上，甚至影响到双方的整个战略格局。最先组建和使用突击队的是以色列。以色列突击队已成为许多国家突击队效尤的偶像。它的宗旨是——攻击，攻击，再攻击！

处在这个十分不安宁的世界里，我们对它不能不有所了解。

1

1976年6月27日上午8时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候机大厦里的扩音器响了：“各位旅客请注意，由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139次班机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

航班自动显示屏哗哗地响过一阵后，出现了下面这些字：

法兰西航空公司

139次班机





起点：特拉维夫

终点：巴黎

经停：雅典

机型：A300B（空中公共汽车）

登机的旅客鱼贯地从显示牌下走过，几乎没人望它一眼。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几小时后，这些字将出现在世界各大报第一版最醒目的位置上。

登机口戒备森严。电子安全检查门像一头张开大口的巨兽，将旅客一个个吞噬进去。保安人员斜挎着冲锋枪，向每一个人投去审视的目光。

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获胜。阿拉伯人输掉了战争，也输掉了家园，只剩下一颗复仇的心。军队对军队的战争结束了，平民对平民的战争却开始了。恐怖活动像飓风一样刮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因为每一个角落都有犹太人。

检查门上的红灯突然亮了，并发出一种刺耳的啾啾声。安全人员冲进门内，将一个中年男子推搡出来。几支冲锋枪立即堵住他的胸膛。

他被领进一间有特殊检查设备的小屋。

“脱光衣服！”安全人员喝道。

中年男子把衣服一件件剥去，只剩下一件裤衩。

“这个也脱吗？”

“脱！”

检查器仍在不安地响着。

“身体内有金属，对不对？”安全人员问。

“对。”

“在哪个部位？”

“臀部。”

“是什么？”

“炮弹片。是强渡苏伊士运河时，埃及人给我留下的纪念。”

安全人员恍然：原来是老兵！

“敬礼！”

连体内的金属都能检查出来，防卫之严，可以想见。





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一切都是赤裸的。

直到最后一个旅客走进机舱，安全人员才松了口气。一个小头目拿起报话机与塔台通话：“检查完毕，一共250名旅客，其中以色列人104名，可以起飞。”

“空中公共汽车”两台巨大的发动机开始轰鸣。

2

同日 上午8时40分

法兰西航空公司的139次班机开始平飞的时候，机长巴科打电话要后舱的空中小姐送一杯咖啡来。他随便向舷窗外望望，突然，脸色变了。

“你快看。”他对副驾驶说，声音有些颤抖。

副驾驶扭过头去，一声惊呼。

在“空中公共汽车”右侧，有一架美制C-130“大力神”运输机与它并行。两机之间的距离是那样近，机翼几乎贴在一起。“大力神”全身漆满迷彩，机徽是一颗六角大卫星。一看就知道是以色列的军用机。

“我身上一下冒出了冷汗。”事后，巴科回忆说，“飞行这行当我已干了30年了，可从未见过这样令人心惊肉跳的情景：两架大型运输机翅膀挨翅膀飞行，战斗机这样做都不容易，何况大肚皮的飞机！”

巴科死死握住驾驶盘，缓缓朝左转向，与“大力神”拉开一段距离。

谁知，“大力神”也徐徐左转，又贴上来，仿佛想与“空中公共汽车”调情。

讨厌，缠住了！

由于紧张，也由于有一点愤懑，巴科的脸扭歪了。这架以色列军用机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又要到哪儿去？为什么非要依偎在我的身边？我不是它的“情人”！

耳机里传来特拉维夫塔台调度的声音：“139，139，注意高度，保持航向。”

巴科叫起来：“我右面有一架你们的军用飞机，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一





个劲逼我，马上就要撞上我了！”

“不会的，”调度的声音沉着而自信。“绝对不会。”

“这么说，你知道这架飞机的来历了？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调度冷冷地回答：“这与你没关系，少管闲事。”

“犹太佬！”

接下来的这一段飞行，被巴科称为“剃刀边缘”，“大力神”真的宛如一把闪亮的剃刀，在他的喉头上晃来晃去，略一失手，这条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他一面祈祷，一面使出浑身解数操纵飞机。

30分钟后，一座淡青色的城市呈现在弧形的地平线上，那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飞机将在这个城市上空折向地中海，直飞雅典。

“大力神”的左机翼高高地仰了起来，巴科先一惊，又一喜。这是飞机在空中转弯的征兆。它要走了。

果然，“大力神”斜侧着身子向右下方飘去，越飘越远，越飘越远，居高临下望去，它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副驾驶嘟囔了一句：“以色列人到这里来干什么？”

巴科沉思片刻，忽然眼睛一亮：“啊，我明白了！”

3

同日 上午9时10分

约尼·内塔尼亚胡中校不等“大力神”完全停稳就从舱门里跳了出来。他倒提着乌兹冲锋枪，钢盔斜扣在头上，上面插着一朵小白花。此刻，他正嚼着口香糖。

紧跟着他，几十名身穿土黄色迷彩服的以色列士兵呼啦啦地跳了出来。

内塔尼亚胡看了一下表。

“限定时间20分钟，动手！”

十步开外，耸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国际机场停机坪重地，未经许可不许进入。”

内塔尼亚胡笑着把一梭子子弹统统倾泻到那块牌子上。



士兵们冲进停机坪。

几分钟后，爆炸声相继响起来。这个国家航空公司的客机在浓烟与烈火中一架一架地升天，却永远不会回来了。

内塔尼亚胡中校指挥的这次袭击是一次报复行动。三天前，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在特拉维夫机场被炸，一个自称为“阿拉伯革命军团”的组织声称对这次爆炸负责。“军团”未必真的有，即使有也只是少数人，但“阿拉伯”是一个世界。以色列人很高兴。既然你们愿意负责，那就请负责到底吧。以色列内阁决定任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机场作为报复目标。

“要是没有武装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受到袭击的威胁的话，”以色列总理拉宾蛮横地说，“那么，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一架阿拉伯飞机都甭想有什么安全。”

距以色列最近的这个国家不幸被选中。

为了隐蔽、突然、迅速地抵达目标，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士兵们乘坐的“大力神”运输机紧贴着“空中公共汽车”飞行，这样，在这个国家的雷达上就只显示出一架大型客机的反射脉冲。

袭击完全成功。这个国家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以色列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攻击他们的国际机场，事先又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当爆炸声在停机坪那边连续作响时，一位值班的民航人员还以为是隔壁的电视机里在播放战争影片，问同事：“片名叫什么？”

停机坪的飞机全部炸毁以后，内塔尼亚胡发现候机大厦前还有一架这个国家航空公司的康维尔-990客机。

“到那边去！”

以色列士兵立即将那架飞机包围起来，并在几个要害部位安装了炸药。两名会讲英语和阿拉伯语的士兵登上飞机，命令旅客和机组人员离开。

两分钟后，一位士兵向内塔尼亚胡报告：“旅客已全部撤离，机组人员也撤离了，但机长执意不走。”

“你没告诉他我们要炸飞机么？”

“他表示与飞机共存亡。”

内塔尼亚胡亲自登机，劝说。



机长端坐着一动不动，凛然道：“要么你们放弃炸机企图，要么我与飞机同归于尽。”

“说实话，我并不想杀死你。”

“我也说句实话：我真想杀死你！”

“你是军人？”

“曾经是。”

内塔尼亚胡默默地注视片刻，转身走了，用希伯来语小声对身边的士兵说：“男子汉。”

他在舷梯口对士兵喊道：“立正！”

他向那位视死如归的机长举手敬礼。

他随即命令：“起爆！”

康维尔-990在火光中升天了。

从行动开始到现在才15分钟。内塔尼亚胡向候机大厅走去。

旅客和机场的服务员睁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这位不速之客。

他来到酒吧间，对服务员说：“给我来一杯马提尼酒，不要加苏打！”

服务员完全呆了，站在柜台后不能动弹。他又大声说了一遍，服务员才按他的吩咐去做。

喝完酒，他把一张十盾的以色列钞票递过去：“零头不用找了，算给你的小费。”

服务员哭丧着脸说：“这钱在这儿不能用。”

内塔尼亚胡在钞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说：“那你们拿它到以色列银行去兑换吧。或者，你们如果有人到以色列来，就用它买酒喝！”

8年前，一位颇有名气的以色列将军在一个国家的机场上做过相同的事。

两位大胆的外国记者走过来。

“请问，您是以色列哪支部队的作战人员？”

“戈兰旅！”

这是以色列突击队的代号。

内塔尼亚胡命令士兵们列队走向“大力神”。在别人的国土上，在别国人民的注视下，犹太士兵的“自豪与骄傲”被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他们走得





相当整齐。短皮靴使劲踏击着地面，嚓嚓有声。内塔尼亚胡得意地说：“这简直像一次检阅。”

“大力神”返航时，超低空飞越这个城市，3分钟后，从这个城市西区上空掠过。内塔尼亚胡对士兵们说：“向右看，手表三点方向，那座大楼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总有一天，我们会对它实施突击！”

飞出西区，一大片种满油橄榄的原野扑面而来，再往前，绿树如茵。树丛中隐隐可见一些白色的导弹刺向空中。那是叙利亚部队的防区，飞机不能不转向了。

内塔尼亚胡注意到有许多电线从这个城市西区伸出来，通向叙利亚部队的防地，有电源线也有电话线，他心中突然升起一个主意。

“看到那些电线了？”他对驾驶员说。

“看到了。你想做什么？”

“攻击！”

“怎么攻击？”

“切断它们！”

“这是运输机。”

“用飞机翅膀。”

驾驶员脸白了。用飞机机翼去切断电线，真正是闻所未闻！这种大胆得近乎浪漫的主意只有内塔尼亚胡这家伙才能想出来！

“这很危险。不过，是命令吗？”

“是我的命令。现在飞机归我指挥！”

“出了事大家一起完蛋！”

“别吓唬我，我相信你的技术。”

“妈的，那就试试吧！”

“大力神”飞得更低了。强大的冲击波把一片一片的油橄榄连根拔起。它们遍地翻滚，仿佛在痛苦地哀号。电线离地面仅有十五米。“大力神”在距地面约有十六七米处微微倾斜，紧擦着电线呼啸而过。“刷”地一下，机翼将电线齐崭崭地切断。一片火花闪烁。

内塔尼亚胡激动地叫起来：“再来一次！”



“大力神”绕了个圈子后又恶狠狠地扑下来。降低，再降低。接近电线！机身倾斜！过！刷！

远处的叙利亚士兵被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动惊呆了。

4

同日 上午10时30分

雅典国际机场候机厅的扩音器响了：“由特拉维夫经由雅典飞往巴黎的139次班机就要起飞了……”

在雅典登上这班飞机的有四人，三男一女。他们走向登机口。

与特拉维夫机场相比，雅典的安全检查工作是“小儿科”。没有电子检查门，没有金属探测器，只有一个满脸堆笑的胖警察用手在旅客的箱子上拍打着。后来以色列人称这种检查是“中世纪”的。

10分钟后，从“空中公共汽车”上已经可以窥视爱琴海蓝色的胸膛了。在雅典登机的那个女人拉开了她的旅行包。她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一头金色长发如一匹瀑布，不编不夹不束，就这么倾泻至腰间，好一种至死无悔之姿！她身边的一个犹太老太太随便朝她的旅行包送去一瞥，突然，眼球凝固了，随即渐渐泛白，头颓然倒在座椅上，不省人事。

旅行包里有一支乌亮的手提机关枪。

姑娘走向前舱，她抱着机关枪就像抱着一个洋娃娃，给人一种滑稽感，但她的声音是严肃的：“我们是革命分子。这架飞机已成为我们的财产。你们的命运从此受我们控制！”

我们？还有谁？被惊得魂飞魄散的旅客向她身后望去。和她一起登机的三个男人这时全站了起来，一个抱着机关枪，另外两个高举着手榴弹，俨然三个金刚。

姑娘来到驾驶舱，用枪口顶住巴科的脑袋：“我命令，改变航向！”

此刻，雅典航空管制台正与139班机通话，送话器是开启的。姑娘的声音一点不漏地传到管制台来。

“有人劫机！”



人们呼啦一下涌过来，屏息谛听。

过了好大一阵，巴科的声音才响起来，有些沙哑：“去哪里？”

“乌干达。”

5

同日 上午11时10分

薛姆龙将军全副戎装，笔直地站在纳泽里姆空军基地的跑道上。中东6月的骄阳猛烈地晒射着大地。水泥跑道上升腾着一团团热气，远处的飞机、雷达、车辆在热气中不规则地晃动着。

薛姆龙全身都被汗水湿透。戴着白手套的手每个指尖都在滴汗。脚下，汗水已聚成一汪。他纹丝不动。他在等待内塔尼亚胡。

两个半小时前，他就是这样站着目送内塔尼亚胡的“大力神”飞机凌空而去，再也没有动过一下。

“我等着你，”他对内塔尼亚胡说，“等到11点15分。”

按照预定计划，内塔尼亚胡和他的突击队将在11点15分准时返回纳泽里姆空军基地。

“我一分钟也不多等。”薛姆龙声调冷峻。“倘若11点15分你们回不来，那就意味着你们永远回不来了。”

“你说我们会失败？”

“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看见你把军乐队都带来了呀。”

“戈兰旅”的小型军乐队现在队伍整肃地站在跑道头。它是为奏凯旋曲而来。

“军乐队可以为你们奏凯旋曲，也可以为你们奏哀乐！”

“把哀乐留给阿拉伯人吧。”内塔尼亚胡大笑。

11点14分，“大力神”依然不见踪影。跑道上的人们焦急地翘首遥望。薛姆龙却连眼都不抬一下。

11点15分。天空静悄悄。薛姆龙猛然转身，走向自己的吉普车。



登车前，他向军乐队挥手。

“都回去！”

吉普车突突地发动了。忽见一个身穿空军制服的人从塔台那边奔过来，喘吁吁地说：“薛姆龙将军，请等一等，他们回来了！你看！”

天际，一只钢铁大鸟正徐徐降落。

机场沸腾了。

薛姆龙却望望手表：“我说过我只等到11点15分，现在已经过了两分钟了。开车！”

当吉普车沿着跑道一侧奔驰的时候，“大力神”正好展开双翅扑下来。吉普车被罩在飞机巨大的阴影里。飞机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嘶叫声。而这一切，都不能使薛姆龙转过头去望一眼。

作为突击队的最高指挥官，薛姆龙不能容忍任何不执行命令的现象和在命令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懈怠。他一再告诫他的部属：“对突击队来说，时间概念是最重要的。要求时间之精确，必须像宇宙航天器在太空对接那样，有时，一秒钟的误差会带来一生的悔恨。”今天，内塔尼亚胡如果铤羽，那自然是另外一回事，但现在看来“大力神”是无恙的，那么，它肚子里的人不论无恙与否，都应当准时而归，为什么迟到了两分钟？

一路上，他始终阴沉着脸。

回到营房后一小时，他知道了内塔尼亚胡指挥飞机用机翼切断叙军电线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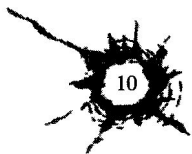
他的脸依然像铅板一样。

6

同日 中午1时

薛姆龙倒背着手站在餐厅门口，用阴郁的目光注视着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士兵们渐渐走近。他的体态、神情、目光，酷肖米开朗琪罗雕刻刀下的摩西。

这些突击队员们现在衣着随便，运动衫、球裤、夹克。不像刚刚干过杀人的勾当，倒像一支才参加过比赛的足球队。



薛姆龙的目光阻止了他们的脚步。

“按预定时间，你晚了两分钟，”薛姆龙问内塔尼亚胡，“你上哪里去了？”

“我切断了叙利亚人的电线，那是他们的生命线，24小时之内，他们的导弹是一堆废钢铁。”

“我不问这个，我问你为什么迟到了两分钟？”

“我已经说过了，因为我攻击了敌人。”

“谁允许你这样做的？”

“我自己。”

“你自己？”

“还有以色列。”

“你想过由于耽误两分钟会受到处罚吗？”

“会处罚我？”

“必须处罚！”

“怎么处罚？”

“轻则拘禁，重则降职。”

“既然你要这样干，请便吧。”

内塔尼亚胡一副桀骜的样子。

下午，薛姆龙亲自主持召开作战检讨会，娱乐中心的电影厅里济济一堂。“戈兰旅”全伙在此。

薛姆龙简单总结了作战经过后，话锋一转：“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内塔尼亚胡中校在任务完成之后，擅自决定用飞机机翼去切断叙利亚人的电线，因此未按预定时间返回，不遵守时间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行为。突击队指挥官如果没有时间概念，就等于没有生命！我已报请上级批准，给予内塔尼亚胡中校拘禁一天一夜的处罚！”

全场肃然。

薛姆龙的声音威严极了：“念其初犯，这处罚是轻的！”

听者无不凛凛畏惧。真是军纪如铁！按照上级的意志打胜仗者，有功，按照自己的意志打胜仗者，无功，反有罪！

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内塔尼亚胡。他高昂着头，双眼直视讲台，毫无窘态。

“但是，”薛姆龙突然提高了音量。“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大家一惊。哦，还有下文？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中校指挥飞机用机翼切断叙军电线的行动是一种壮举，是一种动人心魄的勇敢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气概，一种精神。军人需要这种精神。以色列军人尤其需要这种精神！沙龙将军一再对我们说：‘只要战斗取得胜利就行，无所作为就是犯罪。’即使做过了头，也比什么都不做强！”

全体官兵为此话动容。

“我再说一遍，”薛姆龙扫视全场。“即使做过了头，也比什么都不做强！”

大厅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

薛姆龙举起一只手来：“这是一枚‘梅诺纳黑’¹勋章，目前我们‘戈兰旅’仅此一枚，它将授予最勇敢最富创造精神的战士。为了表彰内塔尼亚胡中校的行动，我已报请上级批准，将这枚勋章授予他！”

掌声突然爆发。

“明天，总参谋部还会再送一枚‘梅诺纳黑’勋章来，它将授予下一个最勇敢最富创造精神的战士！”

掌声。

“有功必赏，有错必罚，有功又有错，又赏又罚！”

掌声。

“陆军中校约尼·内塔尼亚胡，”薛姆龙叫道，“上台受领勋章！”

内塔尼亚胡雄赳赳地走向讲台。当将军把勋章别在他胸前的时候，他的眼睛潮湿了。

掌声更加热烈。

他走到麦克风前，说：“我当之无愧。谢谢大家。”

¹ 即六角盾牌，是以色列的国徽。



泪水突然流到他的脸颊上。

散会后，薛姆龙把内塔尼亚胡留下来。

“先去执行对你的处罚。我郑重警告你，”将军的眼睛望着旁边，仿佛有意避开内塔尼亚胡胸前那枚耀眼的勋章。“如果你再违反纪律，处罚将会格外严厉！”

内塔尼亚胡笑了：“严厉到什么程度？”

“把你从‘戈兰旅’中开除。”

“那不要紧，我会换一个名字重新参加的。”

“我将认出你来，并把你再次驱逐。”

“那就到别的部队。”

“别的部队？我相信你还是连一名班长都当不了。”

内塔尼亚胡脸红了。

“班长。”他讷讷道。

32岁的约尼·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陆军中的经历是非常奇特的。以色列陆军条令规定：任命一名军官之前，必须看他在作战部队是否当过班长。未当过班长的永远不能成为军官。内塔尼亚胡没有当过班长。

他出生在繁华之都的美国纽约。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夕，作为一个美籍犹太人的儿子，他面临着两种抉择：一、留在天使之国——美国；二、像许多旅居国外的犹太青年一样志愿参加以色列国防军。他挑选了后者。

那一年6月9日下午，“耶路撒冷”旅的三等兵内塔尼亚胡踩着赭红色的泥土冲上戈兰高地以后，焦衣血袖，嘴唇干裂得全是口子。一位美联社记者采访了他。

“你既是美国人，又是犹太人。请告诉我，作为美国人，此刻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作为犹太人，你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

“作为美国人，此刻我最大的愿望是在希尔顿饭店的酒吧里痛饮一瓶可口可乐，当然是冰镇的；作为犹太人，此刻我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国防军的班长。”

班长！士兵的第一阶梯，将帅的摇篮，不要小看班长哟。拿破仑和苏沃

